

沁源之夏

□ 朱东艳



夏日里的沁源,自当是另有一番风味。它不似南方夏日的湿热,也不似北方平原的烈日灼人,它像极了一个清凉的世界,竟让我在酷暑的时节里,反而寻到了心灵的憩息之地。

沁源县城被群山环绕,河水则清亮亮地从城中流过,那是山西第二大河的沁河。河水在骄阳下跳跃着,如数不清的碎银子,又如同无数条银光闪闪的小鱼儿在河面上蹦跳嬉戏。河流轻快地流淌,遇到石滩便哗哗地喧嚣,仿佛在向人讲述它从深山走来的故事。七月流火,沁河清凉。河水挟着太岳山的绿,蜿蜒而下,在浅滩处碎成一片粼粼的银光。岸边芦苇丛生,青得发乌,时有蜻蜓立于梢头,羽翼被阳光穿透,宛如极薄的琉璃。

钓鱼人戴一顶黄色的遮阳帽,半蹲在河岸上。他肤色赭红,显是久经日晒;腰间系着鱼篓,偶有鱼尾拍打篓壁的闷响。钓竿是自制的,两节竹竿接成,梢头弯成危险的弧,鱼线那头,大约正有什么在挣扎着。然而他并不着急,只慢悠悠地收线,仿佛与水中生灵达成了某种默契。

对岸的柳荫里,几个孩童在浅水处摸螺蛳,笑声撞在水面上,碎成无数金色的光点。钓鱼人偶尔抬头望一眼,皱纹里便淌出些笑意来。他身旁

的搪瓷缸里,茶水早已泡得发褐,两三只蚂蚁在杯沿逡巡,终究敌不过茶碱的苦涩,悻悻离去。最热闹的反倒是水下。鱼饵坠入的刹那,整个河底的绿影便骚动起来。水草摇曳,虾蟹遁走,暗流裹着泥沙的腥气盘旋而上。钓鱼人的倒影在水中被揉皱,又被流水缓缓熨平。

孩童在浅水处嬉戏,水花声和笑声一起撞入我的耳朵,撞得我的心也仿佛跟着扑腾起来。若嫌河滩尚不够清凉,不妨沿着小径往山中走。太岳山伸出无数苍翠臂膀,将整座城搂在清凉的怀中。山间林木葱茏,密密实实,阳光只能从树梢的缝隙间漏下几缕来,落到地上时便成了斑驳的影子,在草叶间跳舞。松林里铺满了厚厚的松针,人踩上去,如踏着金丝软垫,步履轻盈无声。风过树梢,树叶便沙沙地响着,树影也婆娑摇曳,仿佛绿浪在头顶翻涌。马兰花、野蔷薇、山丹丹花……杂生其间,风拂过时,它们便微微点头,仿佛在招呼着路人,又仿佛在笑谈着山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山葡萄、野杏子、沙棘果……此时都渐渐熟了,藏在浓密的叶间,只等有心人前来摘取。山中的农人背着背篓,穿梭于树丛之间,寻找着大自然的馈赠。他们摘下一颗山

葡萄放进嘴里,酸甜的汁水便在舌尖上弥漫开来,顿时消解了行走的疲乏,脸上漾开了笑意——这是山野与农人之间秘而不宣的夏之盟约。

黄昏时分,暑气渐消,山村的石头围墙中便热闹起来。院子里摆开小桌,人们坐在树荫下,摇着蒲扇,谈天说地。瓦罐里盛着刚取来的沁河凉水,饮一口,清冽甘甜,霎时便洗尽了心头的燥热。孩子端碗喝水的咕咚声、老人们闲谈的轻语声,在暮色里融成一片模糊的温柔。

夜终于降临,蝉鸣歇了,萤火虫却亮起来了,一点一点地闪烁在草丛中,恍如星星跌落到几间。坐在青石台阶上,我微微仰头,任凭沁源夏夜的风轻拂过面颊。风里弥漫着草木的清香,耳朵里则灌满了溪水淙淙的流淌声。我忽然明白了,所谓“沁源”之“沁”,岂非正是绿意沁入心脾、清泉沁透岁月的深意吗?此时此刻,暑热早已退散,身心也仿佛被流水淘洗过,变得干净透亮。这沁源的夏天,原来是天地间悄然预备下的一处清凉净土——它既在流水与林影的天然布设之中,更在人们被暑气所迫而向内里寻求安宁的心境深处。

蝉鸣渐起,树影婆娑,我心中早已不再焦灼,唯见一片澄澈。

夏日情思两篇

□ 秦小文



蝉鸣里的乡愁

小暑时节,蝉鸣渐渐攀上树梢,在燥热的空气中编织起细密的韵律。这声声蝉鸣,恰似一根无形的丝线,悄然牵引着我的思绪,穿越城市的霓虹,回到记忆深处的故乡——那里藏着最鲜活的夏日图景,也封存着游子最绵长的眷恋。

农历六月初四,是故乡雷打不动唱大戏的日子。彼时,村口空地摇身一变,成了十里八乡的欢乐中心。村民们扛着竹椅、搬着长凳,从青瓦白墙间汇聚而来,笑语声惊起树梢的鸣蝉。锣鼓铿锵中,戏台上,演员粉墨登场,水袖翻飞间演绎着忠孝节义;戏台下,白发老者悠然摇扇,孩童踮脚张望,时而屏息凝神,时而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。这般热闹场景,既有刘禹锡笔下“万人鼓噪慑吴侬”的磅礴气势,又浸润着乡村特有的质朴温情。

最奇妙的是,每年大戏落幕,总伴着一场酣畅淋漓的夏雨。豆大的雨点砸在戏台上,冲刷着喧嚣,也为这场夏日盛会画上句点。雨水浸润过的土地,混着戏服的胭脂香、爆米花的焦甜香,在记忆里酿成一坛陈年佳酿。

今年,因琐事缠身,我竟将这个重要日子抛诸脑后。直到在小区饭店偶遇同村后生,一句“咱村唱戏哩”如同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尘封的记忆匣子。那一刻,我迫不及待追问戏班来历、演出进度,才惊觉故乡早已化作血脉里的印记,无论岁月如何打磨,总能在某个瞬间迸发滚烫的温度。

说起故乡,绕不开村中的真武庙。老辈人都唤它“大庙”,往昔红墙金瓦、香火缭绕,是村民们心灵的栖息地。后来庙宇沦为空壳,被体校占用、拆除,只剩断壁残垣诉说沧桑。如今重建的庙宇虽失了昔日巍峨,却依然承载着游子的乡愁。正如席慕蓉所写“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”,每当夜幕降临,这座庙宇便会在思念中吹响熟悉的曲调。

站在城市的高楼间,望着流云掠过天际,思绪总忍不住飘回故乡。故乡于我,恰似天际那朵柔软的云,轻盈自在却又遥不可及。夏日蝉鸣、热闹戏台、雨后泥土香,还有那座镌刻着时光纹路的庙宇,都化作云朵的经纬,在记忆里绵延生长,为漂泊的心撑起一片清凉荫蔽。或许,乡愁本就是这般神奇的存在——跨越山海,穿透时光,永远是游子灵魂深处最温暖的归处。

漳泽荷韵

在蝉鸣渐起的夏日,我两度奔赴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,与诗意、与荷花展开了一场浪漫对话。这场对话里,既有泰戈尔的空灵诗句,又有《诗经》的古老韵律,更有满塘荷香编织的夏日绮梦。

我带着《飞鸟集》踏入湿地公园。当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的诗句在耳畔轻响,湖畔的风似乎也沾染了诗的灵气。《诗经》中的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从泛黄书页跃入现实,让眼前的荷塘更添几分古典韵味。

午后的阳光为荷塘镀上一层柔光,未绽的荷花宛如羞涩的少女,将粉嫩花苞藏在翠绿的荷叶间,只透出丝丝缕缕的芬芳。漫步九曲回廊,桥身的晃动竟带来泛舟碧波的错觉。蜿蜒的小桥如丝带穿梭于荷塘,远处成片荷花在氤氲水气中若隐若现,恰似一幅晕染开的水墨丹青。

行至观景台,眼前豁然开朗。层层叠叠的荷叶铺展成绿色的海洋,粉白的荷花点缀其间,偶有蜻蜓掠过水面,惊起圈圈涟漪。这般景致,不禁让人遥想朱自清先生若能亲临,定会在《荷塘月色》之外,再添一篇传世佳作。而我面对此景,唯有反复吟诵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千古名句,以最朴素的赞叹,回应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

从日头偏西走到暮色四合,每一步都有新的惊喜。转角处一株并蒂莲悄然绽放,水洼里倒映着粉荷与流云,连荷叶上滚动的水珠都似藏着细碎的星光。这份沉醉,一直延续到梦中——深夜入眠,恍惚又回到那片荷塘,耳畔是风拂荷叶的沙沙声,鼻尖萦绕着若有若无的荷香。

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,恰似一首写不完的诗、一幅赏不尽的画。在这里,自然与人文交织,传统与现代共鸣,每一次相遇都是新的发现,每一眼凝望都化作心底永恒的眷恋。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)

夏天·生命

□ 郭亚舒

我不大喜欢夏天,但能领略夏天的许多好处。

夏天会使人变得年轻。一到夏天,你不得不卸下厚实的外衣,连同收起那古板肃穆的面孔,让肌肤与太阳天天亲近,心胸受熏风夜夜爱抚。夏天是打牌、聊天、讲故事的好时光,你可以和孩子一起玩牌,一起数天上的星星,诉说鹊桥银河的爱慕思恋。于是,儿时的童趣与青年的豪兴,一齐凑到眼前,在追溯和幻想中年轻10岁。

夏天能让人体体会到生命

的多彩。翠绿的大自然在热浪中渐显幽深和成熟,茉莉如霜,紫薇带蓝,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大街上走过一群少男少女,仿佛飘过一朵七彩的云霓,琳琅满目的夏装,叫你说不出哪种颜色最美丽。夏天从来就不甘寂寞,淡雅和浓艳,都可以成为夏的象征。

夏天是浪漫的季节。夏日的山水毫不羞涩地敞开自己的胸怀,让游人从容地欣赏它的雄奇和妖娆。最有趣的是去看海,去沙滩听潮声,然后默默期待东方第一缕曙光升起。海边有许多缠绵的话可说,不说也可默默品味温馨时光。

夏天也是考验人的季节。

因为闷热,便滋生出许多烦躁。意志薄弱的人,爽快地把夏天让位给无聊、懒散、游荡和倦怠;意志坚强的人,在酷暑炎热中也能驾起充实的生命之舟,让每一刻都不虚度。

人生旅程中的夏天往往太过短促。才过三十,已届不惑,夏天很快成为甜蜜的回忆,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不会轻易淡忘,却夹杂着难言的惆怅,也可在你两鬓如霜时勾起无尽的牵挂,唤起你思绪的百般依恋。

每一个季节都是人生的一个台阶,我歌唱夏天,也歌唱生命。只要你热爱生命,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,都将如温情的春天、潇洒的秋天一样,一样壮丽,一样迷人。

